

天下书法数第七(一)

□ 王鸿远

我家老宅的院子里曾珍藏着一通大理石石碑。“文期，以防被所谓“除四旧”“砸烂封资修”的狂热行为到它，长辈们悄悄地把石碑搬到堂房东间隔壁的廊下，并用干草掩盖了起来。当时，我刚初中毕业，被那场“前例”的运动滞留在学校。我的祖父和本家四祖父在外边说：宿物有幸，再三叮嘱我：咱们家有石碑的事千万在外边说。风物有幸，宿物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那寻常的岁月。那么，看似普通的石碑，为何要慎重地看？它的身世又是怎样的呢？这就不得不从我清末代家冯士翘的生平事迹讲起。

冯士翘，字怀远，号桓山，山西省长子县城北街人。清乾隆56年(公元1718年)生。书香门第，耕读为家的冯士翘自幼喜爱书法，擅文章诗词，喜结交朋友。据说，冯专注于笔墨，为练字行文每每废寝忘食。勤苦不負有心人，冯士翘终究笔下生辉，书墨如珍，成为一代书法家。长子县城北大街东有一条深巷，自古叫盐店坊，仍保留着冯士翘的故居。前来看访，虽然人看到的已破败的景象，却仍感觉得有一种文人宅第或大人家的气势。通向故居的甬道，古槐荫郁，幽静清静，深邃的两合院，宅门亭然，高墙耸立，与附近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这里仿佛别有洞天。即使颓败的残垣也显示出厚积淀，门亭坍塌，门楣朽裂斑驳，院内屋檐下的托梁挑脊头木雕都已失去丰韵而模糊不清。四面环顾，满目到处处处显得苍老而风骨犹在，令人嘘叹不已。

与寂寞闲阔的故居不同，寻找冯氏碑刻书法作品的保护工作在悄然行动。据有关方面搜集和考证，散落或内外雕刻着冯士翘手书的石碑尚有几处，其中最令人胆战的恐怕数得上我们王家珍藏的那块石碑了。缘一块石碑，又有许多有关冯士翘鲜为人知的故事。

二
进入乾隆年代，冯士翘已是一位风度翩翩、举止朴雅人。时逢乾隆盛世，他惟谨安身立命，谈笑踌躇满志。店坊这条巷里，店铺疏落，但经营食盐的店铺尤盛，这里有南来北往的盐商，有县衙官府巡役赋税和百姓前来秤盐的人，无疑，这给冯士翘了解世情、结交、读书求学以进取功名，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秤盐的年轻人，衣履整洁，眉目，他手提盛盐的小筐，来到柜台前见掌柜的问道：

“可有粗盐秤二斤。”“有嘞”，掌柜随即拎秤从柜台下撮了盐去秤，年轻人从青衫内取出数文钱将付现，这时，冯士翘正巧向店铺走了进来，低着头，右手指头在左手掌心比划着什么，来到柜台前，接着又在柜面上像是书写起来。原来他在练字。见此情景，年轻人似乎为惊诧他而开玩笑地说：“哎，冯兄，这可是盐店不是书房啊。”“呀，小王，对不起，还没来得及抬头看你。”“秤盐呢。”“嗯。”“我也是来秤点。”俩人言语罢都秤得盐相偕走了出来。王姓年轻人想起家父曾说过冯士翘写得极好，便说道：“冯兄，改天我可要到门上拜习书法。”“好啊，我恭候你的到来，不过，鄙人的字还不行。”邂逅于盐店，是这两位年轻人认识以来的一次心意相投的交流。

三
话说这位王姓年轻人，他是北街背巷我们王家后生。清乾隆至今的286年，估摸王家也经历了十几乃至二十几代人了，由于战乱，祠堂毁荡，族谱丢失。遗憾的是不能断言自己是本文所指王氏轻年的第几代后嗣，也未得到关于他的本名及字号的信息。不过，据说他称冯士翘为“冯兄”，而冯乐意称他为“王郎”。那么，不妨本文就此称谓来叙事了。

那个时候，王家也算得上家业殷实，书香门第，耕读传家，读书人辈出。冯士翘与王郎都曾就读于县城书院，冯为学长，王为师弟，何况又是街坊邻居，俩人成为求学之念相同的好友。他们在一起总是手不释卷，促膝而谈，谈论天下，憧憬未来。乡里总能见着他们力田稼穡，耕读不辍的身影。

岁月蹉跎，庸常流俗的日子终究不能消遣书生意气。冯王二人心存高远也趋势封建，都以考取功名为人愿。后来均参加府试，博得生员学位，有了秀才的名份。一日，王郎询冯兄道：“读书求进与从戎求功，兄取何者？”“你说呢？”冯反问道。“唐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王郎以诗来回应。“嗯，须知文德和武功都可以报国。如今天下太平，治令统一，皇恩浩荡，盛世风华，我们何不顺势而行，修身齐家，效力朝纲呢。”冯正经的回应，接着又说道：“当今皇上待见人才，招揽贤能编辑四库全书，御览典藏，对泼墨翻书之迹尤为欣赏。”“不错，听说圣上亲设三希堂以集珍稀，那可是毫墨精华啊。冯兄书法造诣颇深，以己之长有朝一日定能名重天下。”王郎应允地回话。冯士翘也心有灵犀，自信满怀。

秋的风带我入梦

邵彩荣

潇潇中
清浅舞天涯
登净梦中登岸
醉在数阁平仄里
成笔、云烟入墨
天上的月
胡心的水
珍藏、却不会流失
过往
尘埃落定
感动
荡漾心头
故事、且随了风
花落
是流水
来的守望
又何妨
把一截绵长的思念寄予草木

离别是众生逃不掉的结局
易见的答案便不再追索
的照撞
总归冷静
寒风
快的心苏醒

慰英灵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密令阎锡山抢占地区，阎锡山当即派其十九军的三十七师杨文采部十八师郭天辛部和六十一军的六十九师周建祉部，挺进第二纵队白映蟾部、第六纵队徐其昌部，以及署续如棉的保安五团、保安九团和新成立的礼品三分队第一支队，李洲、陈士芳负责的第二支队等部队，共17000余人，在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下，8月17日，由浮山县东张一带出发，向上党地区。他们越过沁河后，就分为左右两路，南北保持二十几



秋色绚烂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
吴凯翔

记忆中的西北陈(十四)

□ 张庭祥

据老人们说，那时在庄乐村外打得非常激烈，在西北陈清楚地听见枪炮声厮杀声。激战一天后，三区区委立即组织当地群众就地救护我军伤病员。有不少伤员和烈士转移到此。社员们对八路军伤员精心照料，

粮、油等生活用品，因为我叔父当时是单身一人，住宿比较方便。

这位老者一来到我们院，马上眼睛一亮，对人们说：我们可找到地方了，时隔二十多年，这里的环境方位

咏菊四首

□ 春满人间

一
百花杀后子方浓，独立寒秋秀艳容。
枯叶潇潇沃土上，君如金玉耀归踪。

二
屈原夕菊遗英，孕就丹心傲楚城。
我饮黄花三五盏，笔刀犀利剔污清。
注：黄花指菊花。

三
南山脚下北篱边，目染金黄乐众贤。
倩女皆如花色艳，笑谈五柳意悠然。

四
群花萧杀我开放，因借心宽似海洋。
雷雨风霜千度虐，沧桑作赋挂高堂。

秋日随吟

□ 张红伟

风吹荻絮落塘边，山径逶迤野菊芳。
露湿枫林多瑟赤，凉催梧叶现微黄。
蓼花脉脉思情甚，鸿雁声声恋意长。
最是农田丰稔稼，惭无妙笔赋秋光。

重登岌岌山

(外一首)

□ 薛继斌

唤友登高上岌岌，携朋潇洒踏歌游。
苍松历露枝擎宇，野菊经霜叶带羞。
帝女精神千古在，仙姑灵气百年悠。
几翁陶醉画图里，暮日西沉意未休。

秋收

□ 郭玉章

清爽金秋草落霜，秋田稻谷溢芳香。
机声隆耳忙收割，嘉德盈车贮满仓。

秋收见闻

□ 早春二月

听风阡陌上，吹木下斜阳。
霜色千山重，秋声万户忙。
晨昏尝汗涸，俯仰吻禾香。
谷熟农夫乐，家家满囤黄。

思念

□ 王俊杰

大雁鸣啼列队行，敲窗落叶满西风。
飘飘思绪千山外，谁带书札寄我情。

事，把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只可惜快六十多年了，把讲得具体部队番号、战斗的具体细节都忘记了。但

之晚矣，只能留下遗憾。
我现在是非常感到遗憾，过去老辈人在世时是西北陈村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和参与者，如果时把他们的经历能完整的访谈下来，今天写《西北陈村》将是又省力又准确，而今做这件事只好回忆，在县里档案馆查阅原始资料，采访好多在世同志，查阅父辈留存的手记、会议记录以及过地地买卖契约文书等资料，进行分析和研判，得出结论。又有同事在县村史馆搜集资料和在县档案馆